

优秀电影的能量从何而来?

■文赵军

态和面貌的飞扬的诗篇。

难怪华为的任正非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在微博上号召学习中国机长的精神,将之作为激励全体企业员工坚毅顽强地与世界围堵华为的势力作坚决的抗争并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能量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电影从故事和人物最感人的精神与故事开始,散发着题材所背书的立意和境界,还有一个如何扩散到全套影片中去的能量推送问题。

这里既要讲究电影的艺术创作规律,也要强调一部影片自身的逻辑性和特殊性。

《中国机长》由此展开了三条线索,其一是机长本人的家庭生活,尽管这是一个落俗套的设计,他恰逢小女儿的生日,能否早出门晚上回家,个人生活的悬念带给人关于个人的安危的担忧。

第二条线当然就是整个事故处理的经过。第三条线是机舱内的各种故事和反应。不过,这三条线索中只有第二条是非常站得住的。

第三条还是没有特点。包括袁泉的戏演得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合格的乘务长本该如此的,其性格刻画没有独特性。

第二条线索的力量担起了整部影片最给力的部分,而它得以撑起整部影片的原因在于它给影片的全过程输出了或者说传导了最重要的能量。

所以说这不是一部成功编剧的电影,但是一部导演抓得住全片能量传导

的电影,因为主要的故事线的真实有力量而且作为第一部如此展示航空——在全国爱国主义热潮如火如荼的环境下,导演用了多种方法使得这个在空中其实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过程诞生了充分的悬念和对抗性——机组与危情的尖锐对抗。这里也包括各种最新的电脑制作特技,以及穿越黑暗雷电云区的剧情渲染。

能量在受众面前也有着互动的作用。

当观众完全排除掉对于故事真实还是虚假的判断的时候,观众是在无形之中支持着影片的。

观众的情绪正是导演要想到的角度。这个把握好了,机长的家庭故事也罢,乘务长的临危不乱也罢,都很自然没有出现任何涉及平庸的感觉。

好的艺术作品也适用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活。能量正是在这里从观众传递给了整部影片的上映效应,而一部电影的真正完成是在它与观众发生直接交流的那个时候。

有意思的是在演员张涵予的所有影片中,这个硬汉在《中国机长》中的表演是他的所有成功影片中最收敛的,也是最少设计动作的。

他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右手死死地握住操纵杆,然后这个角色就完成了。

完成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一动不动,即坚定如山的过人毅力中。这也是《中国机长》很引人入胜的地方,很可圈可点的地方。

不是浑身上下使出十八般武艺才叫性格突出,不是一个人造篇动作,猛喷金句才成为主角的。刘传健的形象是传递能量的,这就是结论。

不论是从故事出发上升到题材境界的创作,还是专注于故事,一根筋地把主线的能量传送到全片——归根结底都是让影片的信息上下打通,并且最重要的是上下的通道都要非常单纯,这条管道是有隔绝层的,即不受外界干扰的。

为何这样说呢?譬如《中国机长》从一个空难危情故事上升为讴歌中国优秀人民的红色故事——这个包装是对这部影片的本质的包装,这个包装成立伊始就没有动摇过,没有变化过,没有被任何别的想法干扰过。

所以它有一个绝缘体在之外包裹着它,使它要实现自身的影片定位成为没有速度障碍的事情。这里面就有能量的不被损耗。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部影片离开了这个主题,忘记了这个主题,放弃了全情讴歌的影片创作格局,整部影片的能量就消散了。

然后这个就成为了一部普通的空中历险记,一部平庸的商业片,而非大题材电影。

这就是影片能量消散的结果。

研究中国电影的能量和能量传递还有很多学问,没有能量的原因通常在于没有创作的灵魂,或者说创作者没有灵魂。

艺术的能量来自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是高于作品本身的,就是惯常所说的“人大于作品”——能量最终来自于编剧、导演、演员、摄影、音乐等等,来源于一个完整的创作团队整齐的努力。

重大战役题材电影的新突破

——电影《太阳升起时刻》艺术构思解析

■文/祁海

反映重大战役的史诗故事片,是革命战争题材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诞生许多经典佳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须不断出新,不能总是固守一两模式。

最近上映的《太阳升起时刻》,是以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湖南发起的衡宝战役为背景的战争故事片,战役的规模和该片的制作条件,都远不及《大决战》、《大进军》等影片。

先天优势似乎不足,《太阳升起时刻》能打吗?

能!许多看过该片的观众,都大为惊喜,异口同声赞一句:“新!”

这是因为该片大胆突破了全景式展览战役全过程的传统模式,并非平铺直叙的流水账,善于运用丰富的表现手段,大大提高了这部重大战役题材电影的艺术性和可看性。

引入散文诗电影手法

这部战争片,片名为什么没有战火硝烟味,如此抒情浪漫?

这是因为衡宝战役在1949年9月13日至10月16日展开,是一场与北京开国大典同期进行的重大战役,在军史上绝无仅有,这就有别于其它战役。

《太阳升起时刻》根据这一史实,在银幕上展现了罕见的动人场面:10月1日下午3点,解放军在衡宝前线阵地架起大喇叭实时转播北京开国大典盛况: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庄严宣告在同一时间响彻北京城和华南大地,天安门礼炮声与南方战场的火炮声共鸣,雄壮的国歌声中,解放军“尖刀连”的青年战士们高举绣着“新中国”三个大字的连旗奋勇冲锋,前仆后继,和顽敌殊死搏杀,在敌坦克上竖立血染的国旗……

许多“史诗巨片”为求真,都是只会运用纪实手法,拍得大实,即使有一些诗意图景,数量也极少,明白“史诗巨片”,其实有史无诗。《太阳升起时刻》描写10月1日的这场真实的战斗,运用平行蒙太奇组接技巧和声画结合手法,战争与和平的场景交叉出现,遥相呼应,反差鲜明,既写实又写意,展示人民战士为建立新中国英勇献身的美好理想,十分壮丽动人。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大段战争戏,在国产片中极为罕见。观众看完这部影片,都会感悟“太阳升起时刻”之深广内涵,纪实风格战争片很少采用这种时空跳跃交错的结构方式。因此,该片高潮戏的立意和艺术构思有别于其它同类题材影片。

许多“史诗巨片”为求真,都是只会运用纪实手法,拍得大实,即使有一些诗意图景,数量也极少,明白“史诗巨片”,其实有史无诗。《太阳升起时刻》描写10月1日的这场真实的战斗,运用平行蒙太奇组接技巧和声画结合手法,战争与和平的场景交叉出现,遥相呼应,反差鲜明,既写实又写意,展示人民战士为建立新中国英勇献身的美好理想,十分壮丽动人。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大段战争戏,在国产片中极为罕见。观众看完这部影片,都会感悟“太阳升起时刻”之深广内涵,纪实风格战争片很少采用这种时空跳跃交错的结构方式。因此,该片高潮戏的立意和艺术构思有别于其它同类题材影片。

与青春励志片结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战役题材影片,如《南征北战》、《上甘岭》、《红日》,我军官兵形象以基层指战员为主体,高级指挥员只到军、师级,都是虚构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决战》、《大进军》等重大战役题材电影,格局大逆转,多是以描写我党我军最高领袖人物为主,基层指战员是小配角。

《太阳升起时刻》则另开第三条路,该片也出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第四野战军高级将领,但全片主要篇幅,是大力塑造我军一支连队的小人物群象,借鉴青春片手法,加强亮丽活泼快捷的青春气息:如大智大勇的连长李树青、猎户出身的快枪手刘三柱、善用喇叭迷惑敌人的机灵鬼小喇叭、勇猛的大个子李大憨、精通刀法的陈铁芽、胆小变勇敢的连队文书“眼镜”、美丽聪慧的战区报道员贺小麦等。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些青年战士积极参加全国的国旗设计征

稿,并制作了一面绣着“新中国”三个大字的红旗作为连旗。影片凸显年轻人的天性:有的战士的荣誉感特强,能在连队自编的连史上留下一笔就得意洋洋;有的战士争强好胜,讨论国旗设计方案或争当狙击手都各不相让;有的战士富于幻想,最希望回乡娶个好老婆美享受农家乐……这些战士形象并非高大上,但都真实可爱,其青春活力和文化气息,都超越许多战争片。

借鉴传奇军事小说手法

一些重大战役题材影片故事性不强,描写国共两军将领,老是开会,多是谈政治,即使讨论作战也很少谈兵法战略,敌军将帅的军事智商太弱,故事情节就较平淡,可看性全靠战争大场面。

《太阳升起时刻》好看的原因之一,是该片表现我军在衡阳宝庆地区与国民党军最后一支劲旅白崇禧集团展开大决战,借鉴了著名军事小说《三国演义》的“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构思,细致描写了国共双方高层将领如何斗智斗勇,大大加强了影片的故事性。

指挥衡宝战役的我军统帅是威震辽沈的四野司令员,但他的对手并非等闲之辈,是向来用兵诡诈,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常胜将军白崇禧。

影片根据史实,描写白崇禧命部队假装败退,我军一个师轻敌冒进,在青树坪中了白崇禧布下的埋伏,伤亡重大!

四野司令员临危不乱,将计就计,假装遇挫之后一蹶不振,设下诱敌追击之计,让“白狐狸”上当,结果敌军五个精锐师落入陷阱,全军覆没,最后的赢家是我军!

影片细描了两军精英将才的用兵谋略,尤其是大胆触及我军高层

仍在百分之六十之上,并且逐年在提高百分比。中国制造电影文化输出的势能正在自发地形成。

中国制造电影的文化输出的核心策略在于正本清源。傅满洲和“黄祸”是中国文化输出在近代通俗文化圈子的起点,当时西方流行起来的“黄祸”文化实则是在主动文化输出缺失的态势下产生的被动的文化输出。傅满洲是英国推理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所创作的一个虚构人物,他是秃头面目阴险的高瘦老头,绝世聪明,讨厌愚当时美国人崇尚的科学,爱用各类“阴险”武器如毒蛇、蜘蛛一类的生化武器。傅满洲作为东方人(中国人为主)的形象在各类影视作品上出现。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比如绝世聪明却不做任何贡献,病殃殃没有男子气概等的源头,并且相对糟糕地影响着世界。直到当代,中国人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印象并没有飞跃性的进步,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则增加了“功夫”、“中国菜”、“熊猫”等概念化的元素,相对日本动漫文化、美国好莱坞电影文化在国家文化意义上的输出战略,中国电影制造实在欠着世界一个拥有本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的又为世界文化所认同的当代中国人形象。

过去的数十年,业界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着国人看中国制造,国人懂中国制造,国人支持中国制造的前景而上下求索,在2019年,这个大时代已经来临。那么中国电影制造的战略核心不应再仅停留在对国人的文化建构上,而应转变到“走出去”的“输出”策略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中国制造与文化输出

■文/杨晓云

上。在这一点上,去年以及今年上半年强势占领中国总票房的那些新作品,在“输出”意识上的工艺却并不强。比如《流浪地球》,虽则刘慈欣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已有一定的影响力,电影本身所表达的文化科学技术意识以及它所追求的世界观、人类观和宇宙观,具有人类所普遍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技术上亦无缝对接好莱坞一流的科幻电影,但是属于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最有特征的元素,其实是疏于表达的,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价值观,以及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种种复杂性和情感可能企及的深度在故事里并不是没有空间。只是,过去电影人太想为赢得本国市场而努力,这已经成为制造工艺的惯性。但是,在10月档期的《中国机长》中,这种“输出”意识在自发地加强着。这部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深受国人喜欢,万米高空之上突遇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极端罕见险情,中国机长和机组成员临危不乱、果断应对,最终所有乘客都安全落地,一同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影片构建相当份量的当代普通国人的生活日常情境与机上生死一线的极端情境进行对比、映照,从制作工艺上就较为突出了国人与中国航空人面对世界的“面孔”。可惜,最后仍然让“市场意识”占了上风,情节偏重于机上遇险的层层传奇叙事,留给中国机长内心与情感挖掘的空间就不足了,不免为中国机长可能拥有的真正硬碰硬的面孔“输出”而抱憾。